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承志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袁山山 王家琦
世旭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建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建明 孙莺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李文 李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涇涇 谢友鄢 叶梅 川
森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承志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袁山山 王家琦
世旭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建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建明 孙莺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李佩甫卷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羊的门

(上)

李佩甫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0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3-3/I·65 定价:680.00元(全24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文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

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莫言、贾平凹、高晓声、王安忆、张志承、阎连科等，这些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法回避的。为当代中国把脉，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种种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贾平凹西北高原上席卷的罡风，到莫言小说中齐鲁平原的漫漫田野……。篇幅之多，经年之长，文风之独特，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其资料之全，令人不得不佩服编者之精心。编者力图以宽广的视角去呈现这一领域的全貌，细心的读者也会从中发现这些资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变迁的纪录。全书资料的编辑以各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为经，以思想为纬，编选的立场更倾向于作家的自由个体，表现出更为开阔与前瞻的姿态。

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气象，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融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追思往昔，感慨系之，纷纷议论，于此观止！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第一章	(3)
一 土壤的气味	(3)
二 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话	(4)
三 草的名讳	(6)
四 屋的意识	(9)
五 平原上的一个传说	(11)
第二章	(14)
一 二泉映月	(14)
二 背景	(19)
三 没有面条了	(28)
四 一号车	(35)
五 节外生枝	(42)
第三章	(48)
一 花甲	(48)
二 茅屋	(53)
三 生日的礼物	(59)
四 呼家堡绳床	(64)
五 呼家堡的议会	(69)
第四章	(76)



一 一个“贼”字	(76)
二 孙布袋	(81)
三 小娥的魂灵	(89)
四 拾来的女人	(95)
五 杀狗的日子	(104)
第五章	(114)
一 死棋活走	(114)
二 狂欢之夜	(120)
三 链上的一个环	(127)
四 没有画成的句号	(131)
五 釜底抽薪	(136)
第六章	(143)
一 月光下的白菜	(143)
二 锅盖丢了	(147)
三 八圈	(153)
四 纸糊桥	(158)
五 易筋经	(166)
六 老鼠捉猫	(183)
第七章	(188)
一 骡子不是咸的	(188)
二 蔡先生	(192)
三 猴脑宴	(200)
四 煤是白的么	(207)
五 挖到身上的都是“布鳞”	(212)
第八章	(217)
一 窄过道儿	(217)
二 八棵树	(228)
三 展览台	(233)
— 2 —	



四 一个汉字的注释·····	(239)
五 十法则·····	(246)
第九章 ·····	(254)
一 十二点·····	(254)
二 跑一跑·····	(259)
三 十面埋伏·····	(266)
四 一粒花生米·····	(275)
五 八哥·····	(280)
六 大象无形·····	(285)
第十章 ·····	(289)
一 地上与地下·····	(289)
二 “人民”评议会·····	(294)
三 谁是主·····	(300)
四 挂“星”的灵魂·····	(306)
五 大偷与小偷·····	(311)
六 生命在于运动·····	(316)
第十一章 ·····	(321)
一 谈判·····	(321)
二 屋外的“屋”·····	(326)
三 黄花闺女·····	(332)
四 公事私办·····	(340)
五 私事公办·····	(345)
第十二章 ·····	(351)
一 大与小·····	(351)
二 一个谜·····	(357)
三 呼家面·····	(364)
四 鱼和饵·····	(369)
五 洗手会·····	(376)



第十三章	(383)
一 审讯的诀窍.....	(383)
二 女人的原则.....	(389)
三 人与群.....	(397)
四 外圆内方.....	(402)
五 光荣与梦想.....	(407)
第十四章	(412)
一 阳光大道.....	(412)
二 马桶上的“新闻”.....	(418)
三 治病的方法.....	(425)
四 一个炸雷.....	(429)

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摘自《圣经·新约全书》



第一章

一 土壤的气味

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有一块小小的、羊头状的地方，那就是豫中平原了。

踏上平原，你就会闻到一股干干腥腥的气息，这气息微微地在风里、或是空气中含着，这自然是泥土的气息了。

那么，稍稍过一会儿，你会发现这气息偏甜，气息里有一股软软的甜味。再走，你就会品出那甜里还含着一点涩，一点腻，一点点沙。这就对了，这块土地正是沙壤和粘壤的混合，是被古人称做“下土坟垆”的地方。这说明你的感觉很好。尔后，从东向西，或是从南向北，你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走下去，你会发现虽然道路阡陌，土壤是一模一样的，植物也是一模一样的。仅仅是东边的土质含沙量多一些，而西边的粘壤多一些；南边的碱性含量大一点，北边的酸性多一点，没有太大的差别。再走，你先是会产生一种平缓地感觉，甚至是太平了，眼前是展展的一马平川，一览无余，没有一点让人感到新奇和突兀的地方，平得很无趣。接着，你就会对这块土地产生一种灰褐色的感觉，灰是很木的那种灰，褐也是很乏的那种褐，褐和灰都显得很温和，很亲切，一点也不刺眼；但却又是很染人的，它会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化入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里。那灰青是淡调的，渐远渐深的，朦朦胧胧的，带有一种迷幻般的气蕴。若是雨天，大地上会骤然泛起一股陈年老酒的气



味。那是雨初来的时候，大地上刚刚砸出麻麻的雨点，平原上会飘出一股浓浓的酒气。假如细细地闻，你会发现酒里蕴含着一股腐烂已久的气味，那是一种残存在土壤里的、已很遥远的死亡讯号；同时，也还蕴含着一股滋滋郁郁的腻甜，那又是从植物的根部发出来的生长讯号，正是死亡的讯号哺育了生长的讯号，于是，生的气息和死的气息杂合在一起，糅勾成了令人昏昏欲睡的老酒气息。

这就是平原的气息。

平原的气息是叫人慢慢醉的。

春日里，在雨后新湿的乡间土路上，那隐隐的酒气里会泛出一股女性的肉味，是一种有点熏人的、肉质的甜香；夏日里，在烈日灿灿的正午，那酒气里会泛着一股浓浓的腐酸，腐酸里会散出一股男人下体的臭味；秋日里，当小风儿溜过的时候，那酒气就显得有点涩了，涩出了一股淡淡的婴儿脐带的腥味；冬日里，酷霜过后，走在弯弯曲曲的车辙上，那酒气里会含有一种干干的苦艾味，苦得哑，苦得很老道，就像是晨光里老人那一声带血丝的咳嗽。

再走下去，你先是会头晕，尔后会头晕，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了平原，成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了。

二 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话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块平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也曾是一个国家。一个记录在文字上的国家，叫做许国。

据史载：许人立国不久，即惨遭战乱。先有郑人伐许，宋人伐许，晋人伐许，卫人伐许……许人颠沛流离二百余载！

战国初，许地再次瓜分，隶属韩魏。秦二世三年，先有沛公南攻许地，屠之；献帝三年，又有李觉、张济掠许地，所过杀无遗！

西晋迄南北朝时期，事变剧烈，尤过前代。永兴二年，刘乔攻许；永嘉二年，王弥陷许；十二月，太傅越帅甲兵四万战许；太清



二年，大都督刘丰生将步骑十万屯许……前后兵甲锯民长达一百八十余载！

隋唐之际，贞观四年秋，许地大水。嗣圣七年，许地大雹。继又有安史之乱，安禄山遣兵克许，遍地烽烟，民惨遭巨祸。永贞二年，许地大旱；十二年，许地大雨，民溺死者不计其数；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掠许，许人恐，窜伏于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不计其数；可谓蹄蹄见血！

五代、北宋间，淳化元年六月，许地大风雹，坏民舍一千五百区！至道二年许地蝗食苗；宝元五年，许地地震；庆历七年，又震；至元四年，霖雨害稼，麦禾不登；十九年，蝗食害稼，草木皆尽，大饥！

明弘治六年六月，大旱；秋八月，大水；冬，大雪，平地三四尺，民多冻死！正德十四年，地震，房屋摇动，民大恐！万历十六年，大疫，死亡枕籍！二十一年，大水，禾稼尽，人相食！十四年二月，李自成破许地，所到之处，老稚无存，房屋尽毁，许地洗劫，尤以此次备极惨痛！

清康熙十一年，大雨；十五年，地震；十六年雨雹；夏，大疫；秋，大蝗；是岁大饥，人相食！

咸同之际，太平天国起于前，裕匪、皖匪乱于后，往来驰骋，窜扰许地屡屡，计十五年，民苦不堪言！

宣统三年，辛亥，武昌革命军起，许地西、南土匪蠢动；冬十月，盗匪蜂起，乡民大扰……

……

是呀，一页黄纸一页泪。连年的战乱，天灾又是那样的频繁，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那一代一代的后人又是怎样得以延续呢？没有人知道。也仿佛是一眨眼的功夫，三千年过去了。在广袤的豫中平原上，仍然是一处一处的村舍，一处一处的炊烟……人活着，树也活着。三千年啊，漫长的三千年也仅仅传下来这么一句话，说这



是一块“绵羊地”。

绵羊地呀！

三 草的名讳

在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

当你走入田野，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生不灭的草。

它们在田间或是在路旁的沟沟壑壑里隐藏着，你的脚会踏在它们的身上，不经意的从它们身上走过。它当然不会指责你，它从来就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它只是默默地让你踩。

若是待的日子久一些，你就会认出许多草的名称。比如说，那种开紫色小白花的草，花形很小，小的让人可怜，它的名字就叫“狗狗秧”。比如说，那种开小喇叭花的草，花形也是很小的，颜色又是褪旧的那种红，败红，红的很软弱，它的名字叫“甜甜牙棵”。比如说，那种叶儿稍稍宽一点、叶边呈锯齿状的草，一株也只有七八个叶片，看上去矮矮的，孤孤的，散散的，叶边有一些小刺刺儿，仿佛也有一点点的保护能力似的，可你一脚就把它踩倒了，这种草就叫“乞乞牙”。比如说，那种一片一片的、紧紧地贴伏在地上、从来也没有抬过头的草，它的根须和它的枝蔓是连在一起的，几乎使你分不出哪是根哪是梢，它的主干很细很细，曲曲硬硬的，看上去没有一点点水分，可它竟爬出了一片一片的小叶儿，这种草叫“格巴皮”。比如说，那种开黄点点小花朵的草，那花儿小得几乎让人看不见，碎麻麻的，一点点一点点的长在那里，它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让你轻视它，这种草叫“星星草”。有一种细杆上带一些小黑点的草，粗看虽瘦瘦弱弱也浑然一体，细看又是分节的，你用手一抓，它就自动地解体了，断成一节一节的，这种草叫做“败节草”。有一种看上去是一丛一丛的，丛心里还长着一些绿色的小苞，它的身形本就很小，自顾不暇似的，可丛蕊里却举着那么多的



小蛋蛋，这种草就叫“小虫儿窝蛋”。有一种叶片厚厚的，杆也是肉乎乎的草，它的叶身是油绿色的，顶端却是碎碎的浅黄，那种黄似花非花，很像是猫的眼，如果你把它掐断，它会流出一股奶白色的汁液，那汁液是很毒的，它可以割草孩子的“小鸡鸡儿”肿成碗大，也可以点瞎人的眼，这种草就叫“猫猫眼”。有一种叶儿呈柳叶面又显得很柔，很低眉顺眼，这种草就是“面条棵”了。有一种草是蔓生的，它缠绕绕地伏在庄稼棵上，一爬就是几尺长，藤一样的棵棵上生长一种扁圆的小叶，结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扁豆状的绿色小浆果，浆果酸酸的，也有一丁点甜味，这自然是“野扁豆棵”。再比如，有一种茎端举着一个个紫红色花序的草，那草的下部很柴很单，却高擎着一只只紫红色的、菱形的小灯笼。那紫也是很陈旧的紫，渐渐褪出来的紫，红也是水洒出来的那种红，颜色是慢慢浸上去的，看上去没有一点儿亮光，却又是经得住细看的，这就是“灯笼棵”。再比如，有一种叶儿分叉的小草，茎上的草叶是一对一对的，分开又成剪状，中间是一个小小的鼓结，这就是“剪子鼓棵”了。再比如，有一种蔓儿弹弹长长、又曲曲弯弯、线一样细的草，它隐在庄稼棵的下面，紧贴在地皮上，就把那线一样的蔓儿扯出去，生出几片椭圆形的小叶，这看上去就很勉强了，很有点力不从心了，可它却又结出来果了，那果珠儿一样圆圆，油绿色，翡翠似的，尝了，味又是很苦的，这就是“蜜蜜罐”。再比如，有一种大叶的草，草叶呈圆弧状，叶面稍宽，一株一株的散长在庄稼地里，这就是“猪耳朵棵”。再比如，有一种草的颜色是暗绿的，叶面稍窄一些，矮矮的小棵棵，那叶儿软塌塌的，很疲劳的样子，那绿也是往下走的，往暗处往灰处走的，没有一点色泽，这就是“灰灰菜”。“白号”是靠气味引人注意的。它总是孤单单地生在草丛中，不怎么起眼的，可它能分泌出一种薰人的气息来，那气息也是很复杂很不正道的，开初并不觉得，慢慢你就有点晕了，就觉得那味似香非香、似臭非臭的，却暗暗地逼人，叫你头懵。“毛妞菜”



的叶是团状的，团儿很小，是贴在地面上生长的，几片叶子呈瓣形平贴在地上，中间有一个很小很绒的蕊，也是散散落落，尽量不引人的。“麦郎子”是伏游在麦田里的草。这是一种没有颜色的草，它伪在麦棵上，麦苗绿的时候它也绿，麦子黄了，它也跟着黄，身子紧缠在麦穗儿，看上去游游动动，躲躲闪闪，却也结出一个小小的，很不像样的穗儿，有籽，只是很秕。“毛毛穗儿”就不同了。它叶儿油绿，一丛一丛的，高高地挑着一个毛绒绒的穗头，穗头上有许多绿针一样的绒刺儿，那刺儿很软，很平和，带一副乖顺的样子。“水萝卜棵”的叶儿呈慢缕状，是扑在地上的，它的水分全储在根部，因此根就显得粗一些也长一些，拔出来看是嫩白色的、带须，尝了，有一点涩甜。“驴尾巴蒿”的穗头很长，下垂着弯成弓形，叶儿是条状的，也长，茎儿弹弹的，总像是弯着腰，不敢抬头似的。马屎菜”一身油绿色，叶肉看上去很厚实，看上去油汪汪肉乎乎的，茎杆却是浅红的，红的很宽厚，不暴茎头又盘蜷状，略带一点点浅黄。“野蒺藜”也是随地蔓生，开着一丛丛碎星样的小黄花，花也是尽量往小处去，往淡处走，一星星、一点点的，看上去哀哀顺顺，却生出一种六棱形的带刺的蒺藜果，那果上的刺极为尖锐，稍不注意就会狠狠地扎你一下。“涩格捞秧”的茎很细很长，一节一节的，每节有四叶，叶儿是棱状的，对称的，茎上生有一种灰灰的短毛刺儿，很涩……在豫中平原，最为普遍的、最为常见的草，也就是这二十四种了。

在平原上，阅过了这些草的名讳，你就会发现，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它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你看吧：小虫窝蛋、狗狗秧、败节草、灰灰菜、马屎菜、驴尾巴蒿……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是经过时光浸染，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

当然了，这些草也有显赫的时候。那是因了一个人的名气，因